

一 之 集 選 著 名

某夫婦

編 主 村 霞 徐

者 筆 執

靳	巴	茅
以	金	盾
張	吳	魯
天	奚	彥
翼	如	

行 發 店 書 國 建 海 上

徐霞村 葛斯水 楊祥生 合編

名 著 選 集

(1)

某 夫 婦

(執筆者)

茅	魯	巴	靳	吳	
盾	彥	金	以	奚	天
				如	翼

上海建國書店發行

1946

★ 集 選 著 名 ★

某 夫 婦

主 編 者

高 斯 永
徐 霞 生
楊 祥

發 行 人 唐 秉 彝

發 行 所

總店上海四馬路
西路怡益里七號
建 國 書 店
分店重慶林森路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元

民國三十五年六月滬二版

序

五年以來，中國的文學工作者對於抗戰可以說已經盡了他們的最大的努力。他們捐棄了做統的文人相輕的舊習，大家團結起來，在最困難的生活情況和出版條件之下，學習，體驗，寫作，介紹，辦副刊，辦雜誌，出單行本，其英勇與苦幹的精神可以媲美任何前後方的優秀的黃帝的子孫。

固然，一直到現在，我們還不時地聽見一些求全責備的人作些不負責任的批評，認為抗戰以來文藝方面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成就，連一部偉大的戰爭小說都沒有寫出來。對於這種唱高調的苛責，我們覺得中國的文藝工作者大可不必臉紅。因為假使我們翻開世界文學史一看，就可以發現偉大的戰爭文學不一定會產生于大戰方酣的時期。為什麼呢？仔細分析起來，原因是相當的複雜的，但大致地說來，不外：（一）一個大時代的價值往往在戰結束以前

是不易加以把握的；（二）在戰時，一般作家的生活太不安定，很難坐下來寫一部十分完美的偉大作品。即以上次歐戰來說，在那個亘古未有的歐洲大動盪的期間，除了巴比塞的「火線下」和伊班涅茲的「啓示錄的四騎士」外，又產生了什麼了不起的作品呢？就是像「西線無戰事」或「戰爭」那樣比較差強人意的戰事小說，也是在休戰十年以後才寫出來的。同樣地，在蘇聯，比較成功的內戰小說也是在內戰停止了幾年之後才產生的。

抗戰以來，新文學的各部門，如劇本，詩歌，報告文學等，都有相當的收獲，但我們認為最大的成就是短篇小說。用了這種最經濟最現代的文學形式，我們的英勇的文藝戰士曾把無數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會把前後方戰時生活的每個畫面給我們描畫出來，無論在主題上說，在技巧上說，都可以和此次大戰爆發後那些英美文藝雜誌上的短篇小說毫無愧色地擺在一起。

我們幾個人選這個集子，並沒有野心想做主考官，把五年來的短篇小說評定甲乙。不過覺得武漢撤退以來國內的交通和印刷都很不便，往往甲地出版的書刊，乙地看不到，頭幾個月出版的東西，過幾個月便連影子都不知去向，因此想把各人看到的好小說，搜集在一處，

公諸同好。

在着手選輯之前，我們曾設法把五年以來的文藝刊物和單行本盡量搜集了一些。但因客觀條件的困難，掛一漏萬之處，當然無法避免，這是我們深引爲遺憾的。

我們選輯的標準，大致是以作品的技巧爲着眼點，有許多作家抗戰後並沒有什麼作品產生，或者產生出來而未能追得上他們過去的水準，在這裏我們只好把他們的名字暫時割愛。但我們究竟是血肉之軀的人，不是一架分厘不差的天秤，絕對客觀的境界是達不到的，假使有什麼取捨上的不當，自然應由我們負責。

排列的先後，大致是以發表的年月爲標準，但有時因篇幅關係，這個原則不能完全嚴格執行。爲了印刷和讀者選購的方便，這個集子暫時印成上下兩冊，以後假使能把我們現在正在竭力搜求的一些材料找到，也許還要出一個續編。

最後，對於本集中的十幾位作家，我們在這裏向他們表示最大的敬意和感謝。

註：滬版改用篇名分三冊出版。

名著選集 (1) 某夫婦

目次

序	一
華威先生 (張天翼)	一
蕭連長 (吳奚如)	一四
某一天 (茅盾)	四六
陳奶奶 (魯彥)	五八
某夫婦 (巴金)	八三
人們 (靳以)	一〇九

華威先生

張天翼

好
繭繭抹角算起來——他算是我的一個親戚。我叫他「華威先生」。他覺得這種稱呼不大

不然叫我「阿威」。」他說：「爲什麼一定要個『先生』呢。你應當叫我『威弟』，再不然叫我『阿威』。」

把這件事交涉過了之後，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們改日再談好不好，天翼兄。我總想暢暢快快跟你談一次——唉，可是總沒有時間。今天劉主任起草了一個縣長公餘工作方案，硬叫我參加意見，叫我替他修改。三點鐘又還有一個集會。」

這裏他搖搖頭，沒奈何地苦笑了一下。他聲明他並不怕吃苦！在抗戰時期大家都應當苦

一點·不過——時間總要够支配呀。

「王委員又打了三個電報來，硬要請我到漢口去一趟。我怎麼跑得開呢，我的天！」於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車。

他永遠挾着他的公文皮包。並且永遠帶着他那根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無名指上帶着他的結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時候就叫這根無名指微微地彎着，而小指翹得高高的構成一朵蘭花的圖樣。

這個城市裏的黃包車誰都不作興跑，一脚一腳挺踏實地踱着，好像飯後散步似的。可是包車例外：ding dang, ding dang, ding dang——「下」就搶到了前面。黃包車立刻就得到人邊躲開。小推車馬上打斜。扣子很快地就讓到路邊。行人趕緊就避到兩旁的店舖裏去。包車踏鈴不斷地響着。鋼絲在閃着光亮。還來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到老遠老遠的了，像閃電一樣地快。

而——據這裏有位救國工作者的上層分子的統計，跑得頂快的是那位華威先生的包

車。

他的時間很要緊。他說過——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覺的制度。我還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時。救亡工作實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錢來看一看，他那一臉豐滿的肌肉立刻緊張了起來。眉毛皺着，嘴唇便勁擰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斂到臉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難民救濟會去開會。

照例——會場裏的人全到齊了坐在那裏等着他。他們在門口下車時總要隨便把踏鈴踏一

下……ding——

同志們彼此看看：唔，華威先生到會了。有幾位透了一口氣。有幾位可就拉長了臉隨着會場門口。有一位甚至於要準備決鬥似的——抓着拳頭瞪着眼。

華威先生的態度很莊嚴，用種從容的步子走進去。他先前那副忙勁兒，好像被他自己的莊嚴態度消解掉了。他在門口稍爲停了一會兒，讓大家好把他看個清楚，彷彿要喚起同志

們的一種信任心，彷彿要給同人們一種担保——什麼困難的大事也可以放下心來。他並且還點點頭。他眼睛並不對準誰，祇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對整個集體打招呼。

會場裏很靜，會議就要開始。有誰在那裏翻着什麼紙張，息息索索的。

華威先生很客氣地坐到一个冷角落裏，離主席位置頂遠的一角。他不大肯當主席。

「我不能當主席，」他拿着一枝雪茄烟打手勢。「工人救亡工作協會的指導部今天開常會。通俗文藝研究的會議也是今天。傷兵工作團也要去的，等一下。你們知道我時間不够支配：祇容許我在這裏討論十分鐘，我不能當主席。我想推舉劉同志主席。」

說了就在嘴角上閃起一絲微笑，輕輕地拍幾下手板。

主席報告的時候，華威先生不斷地在那裏括洋火點他的烟。把錢放在面前，不時像計算什麼似地看看牠。

「我提議！」他大聲說。「我們的時間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主席儘可能報告得簡單一點。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二分鐘之內報告完。」

他括了二分鐘洋火之後，猛的站了起來，對那正在嘩啦嘩啦的主席擺擺手：

「好了，好了。雖然主席沒有報告完，我已經明白了。我現在還要去赴別的會議，請我先發表一點意見。」

停了一停。抽了兩口雪茄，掃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見很簡單，祇有兩點。」他舐舐嘴唇。「第一點就是——每個工作人員不能夠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緊工作。這一點不必多說，你們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們都能熱心工作：我很感激你們。但是還有一點——你們要時時刻刻不能忘記，那就是我要說的第二點。」

他又抽了第二口烟，嘴裏吐出來的可祇有熱氣。這就又括了一根洋火。

「請第二點就是：青年工作人員要認定一個領導中心。你們祇有在這一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大家團結起來。也只有在一一個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救亡工作才能够展開。青年是努力的，是熱心的。但是因為理行不多，工作經驗不夠，常常容易犯錯誤。要是上面沒有

一個領導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瞿瞿所有的臉色，他臉上的肌肉變動了一下——表示一種微笑。他往下說：

「你們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說得很坦白，很不客氣。大家都要做救亡工作，沒有什麼客氣可講。我想你們這位青年同志一定會接受我的意見，我很感激你們。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挾，瞿瞿天花板點點頭，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到門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麼事。他把主席旁邊的同志搖開，小聲兒談了幾句。

「你們工作——有什麼困難沒有？」他問。

「我剛才報告提到了這一點，我們……」

華威先生伸出個食指頂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沒有多餘的時間來談這件事。以後——你們凡是想到的工作計劃，你們可以到我家裏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邊的那個長頭髮的青年注意地看着他們。現在可忍不住了，插嘴了：

「星期三我們到華先生家裏去過三次，華先生不在家……」

那位華先生冷冷地瞞他一眼，帶着鼻音哼一句——「唔，我有別的事。」又對主席低聲說下去：

「若是不在家，你們跟密司黃接頭也可以，密司黃知道我的意見，她可以告訴你們。」

「密司黃就是他的太太。他對第三者說起她來總是這麼稱呼她的。」

他交代過了這才真的走開。這就到了通俗文藝研究會的會場。他發現別人已經在那裏開會，正有一個人在那裏發表意見。他坐了下來，點着了雪茄，不高興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為今天還有一個集會，我不能等到終席。我現在有一點意見，想要先提出來。」

於是他發表了兩點意見。第一他告訴大家——在坐的人都是當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

作是很重要的，應當加緊地做去。第二，文化人應當認清一個領導中心，文化人在當地的領導中心的領導之下團結起來，統一起來。

五點三刻他到了工人救亡協會指導部的會議室。

還同他臉上堆上了笑容，並且對人點頭。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遲到了三刻鐘。」

主席對他微笑一下，他還笑着伸了伸舌頭，好像闖了禍怕挨罵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勢，就揀在一個小鬍子的旁邊坐下來。

他帶着很機密很嚴重的臉色——小壁兒問那個小鬍子：

「昨晚你喝醉了沒有？」

「還好，不過頭有點子暈。你呢？」

「我啊——我不該喝了那三杯猛酒，」他嚴肅地說。「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劉主任硬要我乾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黃說要跟劉主任算賬呢！要質問他為什麼要把

我灌醉。你看！

一談了這些，他趕緊打開皮包，拿出一個紙條——寫幾個字遞給了主席。

「請你稍爲等一等，」主席打斷了一個正在發言的人的話。「華威先生還有別的事情要走。現在他有點意見，要求先讓他發表。」

華威先生點點頭站了起來。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彎。「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彎。「兄弟首先要請求各位原諒：我到會遲了一點，而又要提前退席。……」

隨後他說出了他的意見。他聲明——這個指導部是個領導機關，這個指導部應該時時刻刻起領導中心作用。

羣衆是複雜的。尤其是現在的羣衆——分子非常複雜。我們若不能起領導作用，那就很危險，很危險。事實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個領導中心不可。我們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我們不怕怎樣的艱苦，也要把這担子担起來。

他反復地說了領導中心的重要，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個宴會。每天都這麼忙著，要到劉主任那裏去辦事。要到各團體去開會。而且每天——不是有別人請他吃飯，就是他請人吃飯。華威太太每次遇到我，總是代替華威先生訴苦。

「唉，他真是苦死了，工作這麼多，連吃飯的工夫都沒有了。」

「他不可以少管一點，專門去做某一種工作麼？」我問。

「怎麼行呢？許多工作都要他去領導呀。」

可是有一次，華威先生簡直吃了一大驚。婦女界有些人組織了一個戰時保嬰會，竟沒有去找他！

他開始打聽，調查。他設法把一個負責人找來，

「我知道你們委員會已經選出來了。我想還可以多添加幾個。」

他看見對方在那裏躊躇，他把下巴掛了起來：

「問題是這一點！你們的委員會是不是能够真正領導這工作。你能不能夠對我担保——